



(上圖為作者初回國時的照相)

江山萬里行 (三十七)

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

吳國柄

視察大嶼計畫開發

我奉派前往新加坡考察道路和營房設施回到香港不久，隨即接到香港政府聘書，要我研擬開發大嶼山島的計劃。

大嶼山位於珠江口外，為香港的外島。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後中國大嶼山是割讓香港給英國時的附屬島嶼。中共竊據大陸後，難胞紛紛逃到香港，使得香港人口激增，居住成了一大問題。但大嶼山島仍是個荒島，祇有少數警察駐在營房裡看守該島。我接到研擬開發大嶼山島計劃的聘書後，詳細研究地圖得知大嶼山島的北面有三個小島與大陸和九龍半島排列相接，我的主管英人

某君親自送給我很多張到大嶼山島的乘船證，並說：「你可以在星期天攜帶眷屬前去，大嶼山島沿海是淺灘，可帶游泳衣到那兒游水，有小餐館供應飲食，島上有銀礦灣，從前是挖掘銀礦的地方，現已停止開採。礦場附近有農田可耕，你在郊遊時，順便視察一番，瞭解情況後再決定如何開發這塊地方。」我得到主管的指示後，決定乘星期假日到大嶼山島。

我偕內人及女祕書蔡蜜到尖沙嘴碼頭乘船，同船到大嶼山島的旅客不多。船行約一小時到達大嶼山，船行途中看到海面上淺黃色的海蟄以及各種奇異的魚類，煞是美麗，船到大嶼山島離船登岸後，有座茶棚供應飲料，沿岸淺灘有許多早

來此郊遊的青年男女，在那兒跳秧歌舞，我猜想這幫人可能是中共派來滲透的，因此對他們不理會，但是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秧歌舞。小孩們在淺灘上游泳，我與內人及蔡蜜到警察局出示乘船證登記，警員隊長對我說：「我已接到你們要來的通知，歡迎你們參觀。鴉片戰爭之前這個島嶼因面積狹小，住家不相宜，因此成為海盜出沒的據點和土匪綁票的所在。自從英國人佔據後，就派警察在這兒駐守。」這位警察隊長姓吳，山東人，他陪同我到島上最高的地方俯瞰四周，不斷的說：「這地方實在太小了，購物又不方便，沒有人願意到這兒來的。」我和吳隊長談到香港警察大多數都身材魁梧，吳說：「警察都是來自山

東烟台的，因為身軀高大，維持治安績效良好，山東人又多性情直爽，所以香港警察幾乎都是山東人。「我最後要警察隊長多提供一些島上的人事資料，攜回香港作為研擬計劃的參考。」

飛機迫降女婿脫險

某一禮拜天的早晨九點多鐘，突然有人敲門，敲得很急，我的二兒子休宏開門迎接，原來是我的三女婿唐維藩。唐維藩的衣著就像是個乞丐，全身都髒兮兮的，臉上的氣色也不好，像是有病似的，大家圍著招呼他時，他竟哭了起來，泣不成聲。唐維藩原在台灣是國軍空軍飛行員副駕駛，當時的正駕駛是王兆齡。政府派他們兩人駕駛轟炸機到四川空投物資，正副駕駛二人早晨起飛，中午到達目的地。空投後立即回航，不幸回航途中迷路了，他們原來打算先到香港，但所剩的油料不多又快天黑了，飛機在空中盤旋很久，他們看到一個飛機場，好似香港的飛機場，不明究竟地被迫在飛機場降落，降落後發現來到機身旁邊的人竟然是毛共匪兵，才知道所降落的地點仍在中國大陸。好在那時期共匪看守機場的幹部很愚笨，機場殘破，也沒有飛機。唐維藩等二人假裝說：「我們是送飛機來的。」於是有一位匪兵帶領他們到辦公室，很優待他們，同時向毛共上級報告，上級回電說，先就地「招待」他們兩人，等命令到達，再將他們送往漢口。共軍將他們關在同一房間，晚上睡覺是睡在地板上，每人祇有一條軍毯，沒有枕頭，兩人以磚塊當枕頭用。共軍對他們管束尚不嚴，最初兩人在住處附近

可以到處走走，一天清早，唐維藩吃完早飯，例行地在附近徘徊，等共軍不注意他時就溜了，他晝伏夜行跑了兩天才到達廣州，唐維藩早先曾在廣州租過房子居住，他找到了老房東，向房東說明情形後，房東很同情他，特別給唐維藩一套衣服讓他換上。維藩又向房東借錢計劃由廣州先到九龍。房東很同情他，很慷慨的借予路費。唐維藩到廣州車站買到票後混入人羣中，急急忙忙搭上火車，脫險到達九龍時身上已經一文不明，但慶幸已逃出鐵幕，急忙詢問去到侯王道的方向，拼命步行，到達我的住所，悲喜交集，不幸到達我家，唐維藩生病了，我急著找醫生為唐維藩醫病，維藩是個好孩子，他在病中仍然念念不忘與他共患難的同事正駕駛王兆齡，更急於要回到台灣為國家效命。

另一機師輾轉來尋

唐維藩經我找醫生為他治病，病情漸漸的轉好，在半個月之後，突然早晨有人敲門，我的小女兒修俊開門一看，發現一位衣衫襤褸的青年站立在門前，她以為是要飯的，立刻又將門關上。這位青年在門外直呼唐維藩的名字，唐維藩聽出是王兆齡的聲音，親自開門將王兆齡迎進屋來，兩人相見驚喜萬分。王兆齡喜極而泣，唐維藩看到王兆齡哭，心裏難過也哭了出來，大家都很沉悶。過了一會兒，王兆齡對唐維藩說：「你在九龍有親戚，我卻無親無故。記得我們被迫降落大陸機場在共軍的監視下，有好幾次我想問你在香港的親友，卻不敢問。今天我終於找到吳國柄伯

伯的家了。」王兆齡由哭轉為笑，大家沾染了這點氣氛，也跟著笑了起來，這時王兆齡要我們給他水喝，並給他東西吃，他化裝逃離大陸，身上的錢都用光了，忍飢忍渴了兩天兩夜，才找到我家。我要內人和蔡蜜去準備吃的，並拿了我的衣服讓王兆齡洗澡換上。王兆齡飯後告訴我們說：「自從唐維藩走後，祇剩下我一個人，原本看守我的祇有一個共軍，竟然變成兩個共軍看守我一人。他們為了防止我自殺，其中一位共軍伴坐在我身邊，一直地看著我，當時我想一切都沒希望，祇好聽天由命。沒幾天，我被押送坐飛機到漢口飛機場，那時已是寒冬，大雪紛飛，一位共軍多送一件衣服給我，但還是很冷，我就故意發牢騷詐說：『我是來送飛機的，又不是犯人。』其中一位共軍說：『你還在說謊，你的同伴都跑了，你再怎麼解釋都沒用。』我祇好表面上裝作很老實的樣子，盡量討好他們，待機逃離魔掌，好在共軍腦筋簡單，知識程度很差，警覺性不高，過不幾天，果然對我的監視放鬆了，我想起從前在漢口曾與唐維藩到揚子街十號拜訪過吳老伯，於是趁半夜兩點鐘時，把脚步放輕，爬行通過鐵絲網，未曾被站崗的衛兵發覺，我走了一段路程，終於到了揚子街十號，但是揚子街十號住的人家，不願意告訴我吳老伯的住址，他們怕我有不良的企圖，我向他們說出吳老伯的兒子和女兒的名字，他們除了知道吳老伯名字外，其餘都不認識，因此不願透露老伯的住址，不得要領，我祇好在天亮以前，失望地回去，通過鐵絲網回到我原被看管的地方，幸好那兩位蠢才共軍不會發覺我外

出，我仍不甘心，預備再找出路，第二天晚上，我仍偷偷出來，再到揚子街十號後，懇求他們告訴我，起初他們不肯，後來我說出吳伯母汪寄歸的名字，原來他們都是汪家的人，於是告訴我吳老伯在香港的住址。當時我不敢用紙筆書寫，祇是默記下來。這時我不願意回去了，我立即設法找人借路費，先到從前住過的人家，不巧全都搬走了，後來遇見一位善心的老先生，他見我衣服單薄受凍可憐的樣子，特地拿了一件破棉襖給我，我請他資助旅費，他很慷慨的借給我由漢口到廣州的旅費，我向這位老先生道謝後，立刻買火車票搭到廣州，到了廣州，錢用光了，我打算買破棉襖，卻買不出去。後來遇見一位揀破爛的老先生，我請求他資助我買車票的錢，並將破棉襖給他，老先生給了我買車票的錢。我搭上廣九鐵路火車，到九龍後，照著默記的住址，一邊問路走來，一刻也不停留，謝天謝地！我終於找到了吳老伯的住處。」

半夜哭喊大做噩夢

王兆齡在我家住了幾天後，某一天半夜裏，我聽到王大聲哭喊救命說：「你們不要槍斃我，我還有妻子、兒女等我回去，求你們饒了我吧！」聽了王的叫喊聲，大家都起床想看個究竟，以為發生什麼命案。我們走到王的房間，祇見得他躺在牀上，嘴裏拚命地喊救命，原來是在做惡夢。我用手推醒他時，他嚇得立刻起身往外跑，於是大家分頭去找，找到他時，將他帶到客廳休息一會兒，等他平靜下來，他看見大家都坐在他附近，他知道自己一定又做夢了，於是很不好意思地說：「對不起，害你們不能安睡，我現在回房，你們可再繼續地安睡。」我說：「不要睡了！我們還是坐下來聊天。」於是大家一邊吃東西，一邊聊天。王兆齡詳述在大陸十多天的所見所聞，他對毛共的兇殘、共幹的愚昧無知、無能、殺害國軍官兵，迫害善良同胞，萬分痛恨，他說他惟一的願望是早日回到自由祖國，過自由生活，為國家繼續效力。王兆齡是一位非常傑出的軍官，品學兼優，可惜遭遇了不幸，受了毛共的折磨，到香港後痛定思痛，精神上感到非常苦悶。

家裏住了二位空軍，女婿唐維藩的身體有病，王兆齡的精神受到刺激，他們都將情形報告了台北空軍總部，不久接到總部的信，並發給入境證要他們立刻返回祖國，我與當時的空總政戰部主任徐煥昇將軍早年即會相識，徐將軍是抗戰時期奉命遠征日本東京的空軍英雄。我非常欽佩他，徐將軍對王兆齡和唐維藩兩人冒險犯難，逃離魔掌，返回自由祖國的忠貞行為表示嘉許，唐、王兩人得到徐將軍很多的關照，繼續為國效命多年。現在王兆齡先生已退休，我的女婿唐維藩退休後曾在利台紡織公司任門市部主任，後來全家已移民紐約，在地道車出入口開雜貨店。有一男一女，男名唐興，是建築系碩士，在建築公司服務，並已結婚，媳婦也有工作。女兒唐家玲在花旗銀行任職，全家人都有工作，生活美滿，對我政府的德意，很是感念。

我曾建議徐培根將軍根據這次的經驗要在香港設立一通訊地址。這回若不是我住在香港，唐維藩和王兆齡脫險到了香港，便沒有暫時停留的

地方。徐將軍對我的建議很表贊許。

王文道談起大陸事

在香港英國軍部我的同事職員幾乎都是英人，中午在香港飯店用膳時，也幾乎都是外人，很少有中國人，有時晚上在瑞池吃飯或伴舞時，也很少遇到中國同胞，因此我的生活圈似乎和祖國同胞隔離了，我急於希望能與大陸或台灣來的同胞見面談心。因此常在吃完午飯後到香港尖沙嘴最熱鬧的街區走動走動，希望能遇到一些熟人，知道一些鐵幕內大陸的情形。一天我在逛街時，後面有人喊我：「吳國柄！你是吳國柄嗎？」我答說：「是的。」進前一看，這人正是早年在南開學校的長跑健將王文道同學。王說：「你看我這身衣服，應該知道我是剛從內地逃出來的難民吧！」我見他衣衫襤褸，而有飢色，立刻帶他到附近一家冷飲店坐下談天。我問：「你是從那兒逃出來的？」王說：「天津，因為我曾在國民黨執政的政府機關做事，怕遭受清算，於是買張船票到上海，再補票上船到香港。到香港我希望能找事做，但是很不容易找到工作，現在身上所剩的錢快用完了，有人介紹我到打石頭工廠做事，將大石頭打成鋪路用的小石頭，賺些錢暫時維持生活。我知道長期下去這不是辦法，我打工賺的工資祇够吃飯用，騰出極少的錢買衣服，生活很苦，你現在從事什麼？」我說：「暫時在英國軍部做事。」王說：「你能否幫我找事？我在南開大學時是學商的，請你幫忙介紹工作。」我說：「你去買份報紙看看才欄，再去應徵，也許可以找到事情。」王說：「不瞞你說，連買份報紙

的錢都無法湊出來！」我聽了心裏很難過，立刻買了一份報，同王君一起研閱報上的人事廣告。

過了一會兒，王說：「你弟弟現在台灣擔任省政府主席，你怎麼不去找他呢？在中學時，我和你弟弟當運動員曾在屋子同住，他現在是主席，比較之下，我真是個飯桶！」我說：「不是飯桶，而是個人的命運不同。」王嘆了一口長氣，頻頻搖頭，似乎有無限的感慨。王說：「如果你回到台灣，請帶我回去，我想在那兒一定能找到理想的工作。唉！不是共產黨，我們怎會在這兒受窮呢？還是我們一同去台灣吧！」我說：「不行，我和弟弟雖是同胞手足，但是各人志趣不同，他學的是政治經濟，我學的是機械工程，我從前在大陸的工作，都是靠自己自食其力，自己埋頭努力工作，不假借弟弟的力量。你和周恩來是同班同學，爲何不去找他幫忙呢？」王說：「不行，同班中有一位同學找周恩來幫忙，周說他造謠，如果再來煩人，就將他扣押。嚇得那位同學不敢再去找他。」我問王：「同班中有位魏文翰同學，現在情形怎樣？」王說：「魏在上海當律師，是中國唯一精於海商法的專家，非常賺錢，擁有五條船（海牛、海羊、海馬、海鹿、海驢）。當他到北平見周恩來時，周要他將全部財產歸公，這時因經濟不景氣，且又是共黨的天下，於是魏就將五條船全給毛共。魏在香港有辦事處，於是派他的弟弟魏文林到香港結束業務。魏文林的辦事處就在附近，我們一同去看他好嗎？」說着我就和王文道一同去到魏文林的辦事處。魏文林說：「我哥哥上當了，他和台灣的友人沒

有聯絡上，請不到入境許可，竟然受了毛共統戰人員的欺騙，將五條船白送給毛共。周恩來這些共產黨徒，六親不認，那裏還講什麼同學交情。」我問：「你哥哥呢？」魏文林說：「中共要他教書，他的美國太太無法過那種苦日子，於是與他離婚了。」我說：「當時你哥哥爲何不直接將船駛到台灣呢？」魏文林說：「當時經濟發生困難，無法支付龐大的燃料費、人事費，所以沒辦法到台灣。唉！真是不堪回首……。」

弟弟來信催促返台

國楨和我雖然是親兄弟，但是彼此很少通信，那時我的父母親都在台灣，我當寫信向父母親請安，弟弟因爲官大事多，沒有時間親筆給我寫信，要祕書寫信又不合適，所以很少寫信給我，但他們對我在香港的一切情況都很了解。

一天接到弟弟的來信，大意是：「昨天我晉謁總統時，他老人家問起你，我報告說，你現在英國軍部擔任工程師。總統要我通知你趕快回來，這兒有份工作是按美金待遇支付薪水的，有公家的房屋可住，希望你接信後即攜眷同來台灣定居，事不容緩，越快越好。」接到信後，和家人商量，內人說：「搬家是件很累的事情，我們都已安定下來，你先去台灣到職，搬家的事暫緩。」蔡蜜聽了很著急地說：「那我怎麼辦呢？」我說：「你的二姐在香港，兒子在大陸，你可以考慮一番，到底是跟我們，還是留在香港或回大陸。」因爲在台灣，蔡蜜是沒有親戚的，不能入境。我要她早早預備。蔡蜜聽了很難過地祈禱上帝保佑我能到台灣後再回香港，繼續留在香港生

活。女兒休宜，早在幾天前就已到台灣，準備與王璣岱結婚。王璣岱是位空軍飛行員。二兒子休宏，仍繼續在香港遠東航空學校機械科就讀，三兒子休達決定和我一同回台灣，在台灣就讀。小女兒休媛和內人暫時留在香港。家事商量妥善後，打電報和寫信給弟弟說：「我決定服從總統的徵召，立刻回台灣効命，現在正辦理出境手續，訂購船票。」

辦理離職告別瑞池

一切手續辦妥後，先到軍部辦離職手續，主管是一位少校官階的軍官，他給我一張離職證，憑證買好船票。我又到瑞池跳舞場和經理話別，經理挽留我說：「你最好不要走，這幾天生意特別好，自從你來伴舞後，客人一天天地增加，這是少有的現象。如果你能留下三天，我給你伍仟塊的伴舞費，你意下如何？」感情難却，我答應晚走三天，先行預訂三天以後的船票。在購票前，必須先到警察局領出境證和到衛生所打針，手續辦得很快，一切都妥當了，我到瑞池跳舞場向黃潔玉話別我說：「非常抱歉，近日內即將回台灣去。」黃聽了很捨不得我走，我說：「我去了還會再來的。」黃說：「你回不來了。」我聽了很訝異說：「爲什麼？」黃說：「你的弟弟是主席，而且是總統要你去台灣的，想必你一定有重要工作，事務繁多，說不定連抽個空到香港遊玩的時間都沒有了。」我們一邊跳舞，一邊閒聊，她一想到我要離開香港，忍不住地哭了。我安慰她說：「你不要難過！既然上帝現在還安排我們在

一塊跳舞，相信往後必有再會的時日。「我在臨走前的三天都陪著黃潔玉在一起，黃也是一個善良的女子，但是在殖民地討生活多可憐。起程前一天在香港熱鬧區購買禮物，預備到台灣贈送親朋好友。我也曾到香港飯店一行，經理見到我，很熱情地迎接着說：

「這幾天你沒來，稿子特別多，請你幫忙翻譯好嗎？」我說：

「現在時間有限，還是等我由台灣回香港再翻譯吧！」

經理說：「祇怕等不了這麼久。」

我說：「先退稿好了，等我回香港後再說。」

「在離開香港的前夕，內人要老佣人準備一頓豐富的廣東菜，全家會餐。飯後，我收拾些行李。」

家人聚餐蔡蜜傷別

蔡蜜幫我整理衣箱時說：「不知要等到何時才能見到你，我又不能到台灣去，你必須好好保重。」

我安慰她說：「一定會再在一起的。」內人也安慰蔡蜜說：「老爺到台灣是一件急事，又是奉令回台灣的，相信必定有好的差事。等我飛台灣後，我們一定想辦法將她接到台灣。」蔡蜜聽了很感動地說：「謝謝妳。我們的老爺真是能幹！我認識幾位由大陸逃難來香港的朋友，他們的生活愈過愈苦。而我們的先生卻愈見發達，我真捨不得他離開。」我在旁聽了很感動地說：「謝謝妳！我一定会再回香港的。」

內人說：「自從我與吳先生結婚以來，都是

長在一起，祇有兩段期間是短期的分離，在兩段期間過後，我們的家庭生活都能過得比以往更舒適。「第一次離開時，是由北京到漢口。當時我留在北京待產，產後我到武漢探望先生時，他的工程辦得好，建公園、修下水道和沿江馬路等市政工程。而生活方面亦有改善，有馬、有汽車，過得很舒適。第二次離開時，是因為共黨即將佔據漢口之前，我帶著六個小孩逃難到桂林，一路上嘗盡苦頭，到了桂林又無親無故，當時小女兒又病了，天又下雨，被窩都打濕了，我忍不住地哭了，希望上蒼保佑我的先生，在上海能平安無

編輯報告

△本誌上期(一八四期)刊出鄒彥彥先生紀念凌鴻勛博士的文章後，接到許多讀者電話，希望多刊一些記述凌鴻勛的文章，以供國內外的讀者研閱。本期特再隆重刊出海外學人陳廣沅教授「鐵路巨人凌鴻勛」交通部政務次長陳樹曦「追懷凌鴻勛先生」大作兩篇，兩位陳先生的作品，生動翔實，情文並茂，值得細讀。

△外交者宿黃天邁先生，寫民國風雲人物印象記，越寫越精采，本期寫胡慶育、陳之邁、毛人鳳，着墨不多，却已將胡、陳、毛三人描繪得如見其人，如聞其聲，讀來引人入勝。黃先生另有佳作，將在近期刊內分別在本誌及「時代文摘」陸續發表，敬請讀者注意。

△「金陵問學記」是農業經濟學家袁守成先生

事，早日到桂林與吳先生長聚。沒有先生是很苦的。」

蔡蜜聽了哭起來說：「說到沒有先生的苦，我好不容易能跟吳先生生活在一塊，想到即將分離，心裏就難過，不如去死算了。」

我安慰她說：「別胡思亂想，妳還有兒女，怎能隨便輕生呢？」

蔡蜜說：「我的兒女都陷在匪區，共產制度又不要父母，他們會要我嗎？」我說：「不要想太多，既然上蒼安排我們在一塊，相信他日必定後會有期的。」(未完待續)

編者

為本誌所寫的第一篇懷舊憶往之作，人物、遊記、掌故兼而有之，既富可讀性，又有史料價值。袁先生四川射洪人，中央政校大學部(即今國立政治大學)第一期畢業，歷任襄陽墾荒處長、福建南靖、四川瀘縣等縣縣長、中央軍校少將教官、四川省合作事業管理處長，臺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赴非農耕隊訓練班主任，對中國農村復興建設工作及海外技術援助有卓越之貢獻，袁先生將繼續撰寫回憶錄，交由本誌獨家連載，敬敬讀者期待。

△本期又因稿擠兼排校不及，謝灝齡將軍、劉堯詠將軍、張樸民教授、薛培勛先生、龔維荃先生等的大作，自下期起陸續刊出，敬請作家讀者鑒諒。